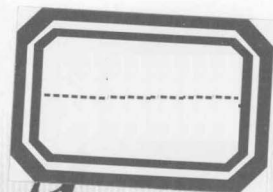


朱光潜论新美学引论

袁海白书

肖学周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朱光潜论艺术美学引论

袁晖白书

肖学周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光潜诗歌美学引论/肖学周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161-2942-5

I. ①朱… II. ①肖… III. ①朱光潜(1897~1986)—诗歌美学—
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586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03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诗界三人行

在《神曲》中，诗人但丁穿越三界时，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导师维吉尔，一个伴侣贝阿特丽齐。因此，孤寂的诗人不再孤寂。“诗人所以异于常人者在感觉锐敏。常人的心灵好比顽石，受强烈震撼才生颤动；诗人的心灵好比蛛丝，微嘘轻息就可以引起全体的波动。”（朱光潜《诗人的孤寂》）敏感的诗人首先敏感到自身，因而诗人不可避免地成了“人间最孤寂者”。朱光潜并非诗人，但是，一个人能把诗人理解得如此透彻，自然不失为诗人的同路人。所以，朱光潜的前方也有一个引导者，他的名字叫黑格尔。朱光潜身边也有一个伴侣，即宗白华。这两个爱诗惜美的人生于同年（1897年）同地（安徽），死于同年（1986年）同地（北京）。最初，他们素不相识；晚年却同校共事，这并不稀奇。因为对于爱诗的人来说，这个世界并不存在距离：在朱光潜心目中，陶潜和自己同代，黑格尔就是个老乡。当然，朱光潜也会成为别人的伴侣，后人的向导。诗人并不孤寂，爱诗者亦然。2001年，我有幸进入北大读书，有幸成为王岳川教授的学生，有幸成为朱光潜诗学的研究者。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斯亦三人行，而朱、王皆吾师也。

2011年3月

目 录

自序 诗界三人行	(1)
----------------	-------

卷一 朱光潜诗歌美学引论

引论 《诗论》的地位与研究现状	(3)
第一节 《诗论》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地位	(4)
第二节 《诗论》的版本及其未完成性	(9)
第三节 《诗论》的研究现状与本文的具体研究对象	(17)
第一章 从“境界”说到“情趣”说	(23)
第一节 “境界”说的情趣化	(23)
第二节 独具特色的“情趣”说	(25)
第三节 从“境界”说到“情趣”说的成因	(39)
第二章 “情趣”说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45)
第一节 情趣、意象、声音和语言的相互关系	(45)
第二节 意象	(47)
第三节 声音	(57)
第四节 语言	(64)
第三章 《诗论》的局限与推进中国新诗发展的可能性	(70)
第一节 《诗论》的局限与不足	(70)
第二节 研究《诗论》的当代意义	(72)

附录一 朱光潜年谱简编(1897—1986)	(83)
附录二 朱光潜论诗篇目编年	(86)
附录三 主要参考文献	(92)

卷二 《诗论》:对话式阅读笔记

引子 “《诗论》笔记”说明	(95)
第一篇 《诗论》绪论	(97)
第二篇 《诗论》起源论	(100)
第三篇 《诗论》本体论	(104)
本体论之一:境界论	(104)
本体论之二:语言论	(113)
第四篇 《诗论》比较论	(119)
比较论之一:诗与谐隐	(119)
比较论之二:诗与散文	(123)
比较论之三:诗与音乐	(130)
比较论之四:诗与绘画	(133)
第五篇 《诗论》诗律论	(137)
诗律论之一: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	(137)
诗律论之二: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	(143)
附论 诗人论	(153)

卷三 诗论小辑

1. 诗歌“五行”与胡少诗歌魅力	(159)
2. 两股线拧成的一根绳子	(166)
3. 阴影中的灿烂前景	(173)
4. 用词语提取事物的光	(182)
5. 楔入现实的钉子	(193)
6. 黑暗的继承人	(209)

7. 衰败时代的证词	(226)
8. 携带诗歌穿越中年	(239)
9. 诗歌中的桃花源	(244)
10. 舞动词语白练的人	(248)
11. 对称于时代的词语拼盘	(252)
12. 当代诗歌中的道德状况	(256)
13. 答木朵问:有何新意可言?	(262)
14. 乡村水韵	(274)
15. 绘画语言的叠加式进展	(278)
16. 敢“为天下先”,且能“为天下先”	(281)
后记 十年一觉忆北大	(285)

卷 一



朱光潜诗歌美学引论



引论 《诗论》的地位与研究现状

自从1916年胡适在美国开始写新诗并出版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以来，中国的新诗已经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历程。百年新诗已足以构成其自身的历史了，在此过程中，为数众多的诗人和诗评者凭着他们的才华和心血推动了新诗的发展。但是毋庸讳言，今天的新诗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低迷状态。因此，那些对诗歌还抱有希望的人们不免感到迷惘和困惑。最典型的是周涛的《新诗十三问》，其中的第六问是：“新诗发展的大方向是不是错了？如果不错，为什么这条路越走越窄？如果错了，那么会不会是一个延续了近百年的大误会？”^①新诗的路越走越窄其实是探索者的错觉，至少，用白话写诗的大方向并没有错。早在“五四”之前，黄遵宪就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口号，用白话写诗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在继承自身文学传统与移植外来文学思潮的关系上，在政治操纵与现实干预的情况下，在表现自我与丧失读者的尴尬中，中国新诗在多元化的格局中逐渐陷入了严重的偏颇和倾斜，以致丧失了应有的民族性和适度的艺术性。新诗的这种低迷状况理应引起关心新诗发展的人们对其历史与现状的总结和反思，以推进新诗更健康地向前发展。其实，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来以美学家著称的朱光潜先生就已经这样做了——这就是本书的研究对象：《诗论》。

^① 邹建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新诗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6页。

第一节 《诗论》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地位

一 朱光潜与诗：读诗、写诗、译诗与论诗

朱光潜一生与诗歌有不解之缘。他从小就在宋诗派诗人潘季野的影响下对中国旧诗产生了浓厚兴趣。进入香港大学以后，又跟着辛博森教授学习英诗。留学欧洲期间，他从19世纪的浪漫派诗人入手，对西方诗歌进行了系统研读。所以，朱光潜说诗是他“平素用功较多的一种艺术”^①。但是就像孔子的“述而不作”一样，他与诗的关系基本上是“读而不写”。在家国多难的抗战时期，他在给方东美的一封信里说：“弟自入蜀以来，人事多扰，所学几尽废，而每日必读诗，惟不敢轻尝试，以自揣力不能追古人也。”^② 同样是1941年，一个写新诗的青年人向朱光潜求教，他在回信中写道：

朋友，你的诗和信都已拜读。你要我“改正”，并且“批评”，使我很惭愧。在这二十年中我虽然差不多天天都在读诗，自己却始终没有提笔写一首诗，作诗的辛苦我只从旁人的作品中间接地知道，所以我没有多少资格说话。^③

1975年，在给章道衡的信中，他又说：“弟素不能书，但爱读碑帖，正如素不能诗而每日必读诗。”^④ 这样说固然有几分谦虚，但这的确反映了朱光潜先生对诗歌创作的慎重态度。

现存的朱光潜诗歌约有20首，其中包括两幅挽联。较早的一首《宋王台凭吊诗》^⑤ 写于他在香港大学读书期间，宋王台就在香港附近，是南宋

① 《诗论·抗战版序》，见《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② 《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

③ 《给一位写新诗的青年朋友》，见《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

④ 《朱光潜全集》第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⑤ 《朱光潜纪念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页。

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入大海的地方。除了《夏丐尊羊毛婚倡和诗》等三四首以外，朱光潜的诗大多写于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写诗方面“不敢轻尝试”，朱光潜的诗多为唱和诗^①以及在著作上的题诗^②。除了《自破自立二首》、《颂春苗》、《致铁苍老友》和《北戴河》这几首以外，一般都不是主动写的。从形式上看，朱光潜的诗多是古体。虽然有两首用的是白话，但只能称为顺口溜。

相对来说，朱光潜的译诗水平却是很高的。他翻译过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叶芝和彭斯的13首诗。华兹华斯的《露西》是20世纪30年代翻译的，用的还是古体诗的形式；彭斯的3首诗译于50年代，用的是新诗形式，而且体现了彭斯诗歌的民间口语化风格；叶芝的9首诗代表了朱光潜译诗的最高水平。译者说他既要“尽量用原诗的形式”，又要“尽量保存原诗的意义”。^③ 尽管内容是别人的，但是朱光潜把它们转换成了汉语，而且用的是精练的白话。这9首诗可以称得上是朱光潜的创作，而且是他所有诗歌中最好的作品。

很显然，朱光潜对新诗的贡献并不在于写，而在于论。但是，提到他的诗歌写作与翻译还是有意义的，因为论者有没有相关领域的创作经验，其观点的可信度与深浅度是不一样的。朱光潜虽然不以诗人著称，但是，这些不多的篇什无疑增强了他谈诗的合法性。除了那本一版再版的《诗论》以外，朱光潜还写了大量专门论诗的文章和一些古诗赏析文章。^④ 所有这些一并构成了朱光潜诗学理论的大厦。本书就是从这种宽泛的意义上研究朱光潜诗论的，不过，这个大厦的主体部分无疑是《诗论》。

二 《诗论》在朱光潜著述中的地位

《诗论》在朱光潜留学欧洲时就已写成初稿，回国后在教学过程中一再修改，可以说是他一生读诗的结晶。他晚年曾经在不同场合表示《诗

^① 如《答荒荒诗二首》，《戏和“讽袁诗”》，《庚辰岁暮读抚五、无量先生唱和之作有感于怀依韵草成二章》。

^② 如《题黄天朋著〈韩愈研究〉》，《题沈祖棻遗著〈涉江诗词稿〉》，《自题〈谈美书简〉》。

^③ 这组诗译于1943年，见《朱光潜全集》第二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4—73页。

^④ 见本书附录二《朱光潜论诗篇目编年》。

论》是他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在1984年《诗论》第三版的后记中，他对自己一生的写作作了如下总结：“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① 1981年《美育》第一、第二期上发表了冬晓对朱光潜的一篇专访《朱光潜教授谈美学》，谈到《诗论》，朱光潜说：“我在过去的写作中，如果说还有点什么自己独立的东西，那还是《诗论》。”^② 刘焯在《朱光潜批评文集》的序中写道：“笔者也听到朱先生亲口说过：‘我自己的著作，最重要的只有一部，就是《诗论》。’”^③ 这三种说法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朱光潜之所以认为他的《诗论》最重要，是因为该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是与《文艺心理学》等侧重于评介西方美学的著作不同的地方。

事实上，朱光潜对《诗论》的看重并非始于晚年，而是始终一贯的。早在留学回国之前，徐中舒向胡适引荐朱光潜时，让胡适看的不是已成书的《文艺心理学》，而是《诗论》初稿。^④ 在朱光潜的心目中，二者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朱光潜全集》第十卷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致胡乔木》，小注说该信约写于1986年年初。其实该信的准确写作日期是1986年2月22日，这可以从胡乔木《致朱光潜同志亲属的唁函》中得到证实：“获悉朱老遽尔病逝，深为哀悼，此前曾收到朱老二月二十二日手书，今顿成遗墨，中心怆痛，难以言表。”^⑤ 朱光潜辞世的时间是3月6日，也就是说，在他给胡乔木写信到去世仅仅隔了两周。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封信里，朱光潜仍然念念不忘他的《诗论》：

本想寄拙著《诗论》二册，恰遇放假，没有取得存书，只有待三联书店开门的时候，才去取出寄上请教。《诗论》专就中国诗歌传统立论。从前我没有专书讲诗论，是个缺点，所以特别想请您指教。^⑥

① 《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② 《朱光潜全集》第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31页。

③ 商金林编：《朱光潜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④ 《诗论·抗战版序》，见《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⑤ 《朱光潜纪念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⑥ 《朱光潜全集》第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34页。

由此可见，朱光潜对《诗论》的看重是始终一贯的。

但是，曾担任朱光潜助教的阎国忠先生对此持不同看法。^①他说：

三十年代上半叶，朱光潜先生写了几部零头著作，如《文艺心理学》、《谈美》、《变态心理学派别》、《变态心理学》、《诗论》等。这是朱先生美学思想的“最初来源”。不过就美学来看。这些著作中唯有《文艺心理学》一部是真正具有理论价值的，变态心理学方面的书不属于美学，朱先生写它多半是为写《文艺心理学》做准备的；《诗论》的目的在于“替关于诗的事实寻出理由”，充其量是《文艺心理学》的具体运用……^②

阎国忠这种看法从美学理论的角度突出了《文艺心理学》的重要性，与朱光潜对自己著作的看法有别。在《朱光潜教授谈美学》一文中，记者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意大利沙巴蒂尼教授认为《文艺心理学》是你的代表作，你是怎么看的？”朱光潜回答说：“我自己认为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诗论》。《文艺心理学》主要是介绍当时外国流行的一些学派。”^③

很显然，阎国忠看重的是《文艺心理学》对西方美学理论的系统引进，而朱光潜更注重理论的民族性和创新性。一个是对西方美学的单纯评介，一个是对西方美学的吸收和化用，其层次的高下并不难辨别。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完成之后，陈寅恪在审查报告中作过如下总结：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已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

^① 陈继法和劳承万也持相似的观点。陈继法认为《文艺心理学》是朱光潜的美学代表作，见其《朱光潜的美学——及其悲剧命运与悲剧精神》第二章第五节；劳承万认为朱光潜著作体系的核心是《文艺心理学》，但是他并不认为该书就是朱光潜的代表作，相反，他还特别强调了《诗论》的重要性。见《朱光潜美学论纲》第二章第二节。

^② 阎国忠：《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53页。引文中的标点明显有误，依原貌不作改动。

^③ 《朱光潜全集》第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33页。

适相成之态度，乃……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①

像许多国学大师一样，朱光潜不把学习西方理论作为最终目的，而是把它用来推进本民族的理论发展。《诗论》正是这样一部从西学评介转向中国诗学理论建设的代表著作。所以，我认为《诗论》比《文艺心理学》更有价值，因而更加重要。

三 《诗论》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地位

虽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但诗学却不够发达。看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少，但是真正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的人却寥寥无几。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光潜的《诗论》在变诗话为诗学、推进中国诗学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在百年新诗发展史中，它被研究者认为是“中国现代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诗学理论著作”^②，甚至被比作崔颢写的《黄鹤楼》：“在中国诗学论坛上，有了朱光潜的《诗论》，正如崔颢写了七律《黄鹤楼》一样，即使是李白来此，也只能大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叹。至今在中国诗坛上，也没有任何一本诗学理论可以与《诗论》相匹比者。”^③

与这种对《诗论》的极度推崇形成对照的是诗学史学者的看法。於可训在《当代诗学》中说：“朱光潜的《诗论》的研究对象虽然主要是中国古代诗歌，但出发点却是现代的新诗运动，希望通过总结古代诗歌历史 and 与现代西方诗歌进行比较，为新诗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光潜的《诗论》也可以说是 40 年代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④这种看法也承认了《诗论》的重要性，但只是把它局限在特定的时期作冷静的判断。其实扩展到整个新诗发展史上来看，《诗论》的重要性一点也没减弱，在为数不多的同类著作中，它的确是高高在上的。新时期以研究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41 页。

② 钱念孙：《朱光潜与中西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3 页。

③ 劳承万：《朱光潜美学论纲》，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1 页。

④ 於可训：《当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3—34 页。

新诗著称的吕进那本《中国现代诗学》^① 自称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六个突破，其实也不过是综合前人之说。该书的理论性不强，太多的例子让人觉得是一本作品评析，其含量及深度与《诗论》相比均相去甚远。

但是，朱光潜的《诗论》是不是就像劳承万所说的“不管是在艺术形而上学方面，还是在艺术生理学方面，都是中国现代诗学中难以逾越的高峰”呢？这样说恐怕也有些过甚其词。中国现代诗学体系建构尚未完成，如果后来的学者都成了望楼兴叹的“李白”，那么，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成就渺茫无期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光潜的《诗论》在中国现代诗学中的地位相当于古代诗学中的《文心雕龙》，但是总体而言，它并没有超越《文心雕龙》。该书以其对诗歌领域内材料掌握的广博性和理论阐述的系统性而成为中国新诗史上首屈一指的理论著作。尤其可贵的是，朱光潜的《诗论》写作不仅是为了突破诗学在中国不发达的现状，更重要的是他秉承着推进新诗发展的初衷，以其丰富的知识积累和热切的责任心为新诗找出路，为新诗找出路是朱光潜《诗论》一书的基本精神。正因为这样，它虽然写成于新诗运动的早期，却能为新诗未来的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有益参照。

第二节 《诗论》的版本及其未完成性

一 《诗论》的初稿与版本

《诗论》到底写于何时？朱光潜对此有不同的说法。在《诗论》抗战版序中，作者说：“写成了《文艺心理学》之后，我就想对于平素用功较多的一种艺术——诗——作一个理论的检讨。在欧洲时就草成了纲要。”在1980年所写的《作者自传》中，作者说在英法留学的八年中，“一直是我心中主题的《诗论》，也写出了初稿”。前者说他在欧洲时只是“草成了纲要”，后者则说是“写出了初稿”。朱光潜是1933年秋天回国的，朱自清在1933年10月3日的日记中说“朱孟实已到平”，五天后，二朱就见了面。但是，朱自清读《诗论》的时间远在朱光潜回国之前。1933年1月13

^① 吕进：《中国现代诗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日的朱自清日记中有“阅孟实《诗学》，甚佳”的记载，翌日又有“读《诗学》毕，大佳，大佳”的赞语。^①这说明早在朱光潜回国前，他的《诗论》已经初具规模并在朋友圈子里传看了。只不过当时不叫《诗论》，而是叫《诗学》。徐中舒用《诗论》初稿向胡适推荐朱光潜时，朱光潜本人尚未回国。这些情况表明《诗论》在作者留学期间就已经写出了初稿，而不只是纲要。否则，朱光潜就不会用它作为进入北大的“证件”，朱自清也不会有“大佳”的称道。

回国任教后，在北大和武大授课的过程中，朱光潜对它不断修改，并有意重写。他说：“我每次演讲，都把原稿大加修改一番。改来改去，自知仍是粗浅，所以把它搁下，预备将来有闲暇再把它从头到尾重新写过。”^②后来，陈通伯等人要出一套文艺丛书，朱光潜才把这部“已经搁了七八年”的讲义拿出来发表了。这就是《诗论》的第一版即“抗战版”，1943年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除序外，全书共十章：第一章《诗的起源》，第二章《诗与谐隐》，第三章《诗的境界——情趣和意象》，第四章《论表现——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关系》，第五章《诗与散文》，第六章《诗与乐——节奏》，第七章《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第八章《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上）：论声》，第九章《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中）：论顿》，第十章《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下）：论韵》，附录《给一位写新诗的青年朋友》。

1948年3月，正中书局出版了《诗论》的“增订版”，除增订版序外，增收了第十一章《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上）：赋对于诗的影响》，第十二章《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下）：声律的研究何以特盛于齐梁以后？》和第十三章《陶渊明》。

1984年7月，《诗论》的第三版“三联版”又增补了《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附在第三章后）和《替诗的音律辩护》（附在第十二章后），并添了一篇后记。

朱光潜逝世后，1987年出版的《朱光潜全集》第三卷里的《诗论》又附录了初稿中原有的两章《诗的实质与形式》和《诗与散文》。因此，可

^① 《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

^② 《诗论·抗战版序》，见《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